

## 第十一回 喪良心酒鬼賣甥 報深恩美婢救主

詩曰：

眩吾心志亂吾蹤，非為能言語不窮。  
作事猖狂情愈放，攀花鹵莽膽偏雄。  
許多達士俱沉溺，何況庸流屬瞽聾。  
禹惡疏夷誠聖鑒，不為酒困幾人同？

這詩是說那沉酣曲孽，多有誤事。若素當日挨出水關，到娘舅處，已是一更將盡。娘舅姓尤名汝錫，平生好酒，掇著大盅子，天大事忘懷了。若有人請他，吃到得意處，妻子的話也藏不得。若要他心肝，也是肯的。終日醺醺，不曉得作家。父親遺下產業，醉裏糊涂，竟弄得差不多了。幸虧娘子卜氏有些主意，職掌錢谷，將就存個體面，不致失了大家風范，卻是燒香游玩，不由汝錫作主，憑他要去就去。

是夜，若素到時，汝錫正在醉鄉深處。卜氏著人接來，大家問候一番。明日汝錫看見，若素哭述事情。汝錫道：「住在這裏放心，但銀子也要料理。」說完，自去吃酒。若素叫陸慶喚管家黃正來，吩咐將米麥一盡糶去，人借去的盡力收來，田地有售主即賣。如此月餘，湊集得一千七百兩，著黃正送到汝寧府一個通商綢緞店交兌，寫了會票回來。再取黃金五十兩，明珠二顆，修書叫陸慶進京。

卻說沈夫人自端陽別了若素，到妹夫朱祭酒家，說起借銀子賠償國課。祭酒道：「如今那得許多銀子？不如我替你辯一本。」遂同長卿一個門生，名呂德祖，做山東巡撫，任滿復命，各上一本。旨下，說呂德祖妄談國政，朱祭酒私黨樹議，俱壞了官，應償數目著法司追比不赦。呂德祖無奈，贈銀五百兩回去。祭酒退閑在家，終日鬱鬱。沈夫人見累及二人，借銀兩字，再不敢開口。其餘親戚，那個肯來看顧？自己祇得上過了二千三百兩。倏忽已是仲秋，陸慶到了。夫人看書，方曉得家中封鎖之故。遂將明珠一顆，黃金十兩，送與閻老申時行，央他特上一本，內說：「沈大典撫海有功，今節制兩省，材力不加，情有可原，若薄功而重罰，恐人臣俱自危也。」皇上準奏，恩免一半，止償八千六百六十二兩。夫人大喜。行珠一顆貨與妹子，得銀八百兩。又金子兌銀二百兩並會票，做兩次去完過二千八百兩。連前，已是五千一百兩。夫人恐若素愁煩，差李茂報喜，並要金珠上來完局。

卻說若素打發陸慶去後，祇與衾兒、採綠、宋媽媽四人住在尤家。一日，舅母卜氏對若素道：「我這裏有個海神廟極靈，離此五里。十八日大潮生日，人人都去燒香，與你大家去走走。」是時，若素心中納悶，巴不得要散心閑步。又想海神既靈，正好去祈保父母，祇得應允。到十八日，卜氏喚兒乘轎子，同著自己女兒；因衾兒腳小走不動，又是客邊，也替他喚一乘。都喬裝打扮，至海神廟來。剛出轎，先有一班富家子弟挨擠來看，餓眼如蒼蠅見血，看得惡狀。若素懊悔，祇得低頭隨卜氏到殿燒香，虔誠禱祝。祝畢，催卜氏回去。卜氏道：「豈有就去的理？自然後殿兩廊俱要游遍。」若素沒奈何，紅了面皮，任憑些人看。內中有一個麻鬍子，頭戴晉巾，身穿華服，竟阻止路口。卜氏年近四旬，原是最風流的，老著臉挨過去，被他擠了一把。卜氏女兒是嫁過的，也被他在腿上一捻，衾兒看意不過，又見小姐在後，料難饒過，祇得罵了一聲。那人把鬚一拂，道：「稀罕看你！」若素轉身就走，衾兒、採綠隨了出來。卜氏與女兒沒趣，也就回轉出來。及至上轎，又被他批長論短，看了個飽。

看官，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是庫公子，字審文，父親現做侍郎。他倚著宦勢，自己又是舉人，每逢月夕花朝，那一處婦女不看過？家中大娘最妒，婢妾不放他近身。當日若素纔出轎，他就訪問轎夫，曉得是沈長卿小姐，尚未字人，避居尤汝錫家裏，就想娶為側室。長卿是個犯官，可以勢壓；汝錫是個酒鬼，可以利圖。娘子雖妒，如今卻趁會試，早些上京，娶到舟中，一路同去，好不受用。故此著實細看，真是越看越標致。得意回家，就寫一個帖，著人去請尤汝錫明日飲酒。汝錫見他來請，喜出望外。明日絕早，就去赴會。

審文迎接入廳，盛陳餽饌，並無他人。奏起家樂，俳優送戲目請點。汝錫道：「既蒙佳款，又無別客，不如清談為妙。」審文必要做。祇得點了三五出雜劇。戲完，審文道：「此間飲酒不暢，移到園中賞桂罷。」就引汝錫到木樨軒。兩人對坐，賭拳擲色，飲至九分，汝錫道：「不知臺兄何意設此盛饌。」審文道：「家父與令先大人，原係至交，但晚輩疏失耳。今蒙光降，蓬蒿生輝。但不知令姐丈消息如何。」汝錫遂將前後事述過。審文道：「一萬幾千銀子，令甥祇處置二千金去，也濟不得事。晚輩有一個計較，未審臺意如何，不敢啟齒。」汝錫道：「若有高見，舍親舉家有幸，必祈請教。」審文一揖道：「不知進退，得罪休怪。晚輩年登三十，尚未有子。今會試入京，意欲再擇高門匹配。倘生得一男半女，是二夫人之權重於拙荆也。況兩頭頂下，並無偏正之嫌。聞得令甥女賢淑，十分仰慕。若蒙俯俞，令姐丈就是岳父，一應事情俱在晚輩身上，到京力懇家嚴料理。實為兩便，不識肯屈從否。」汝錫道：「承臺教，佩德不淺。但舍甥女才貌兼備，智慧百出，祇怕嬌養慣了，素性執拗，不聽小弟說。」審文道：「現成做夫人，也不辱他。娘舅作主，就是令妹夫也怪不得，何況甥女。必是怕我謝媒禮薄，故此推托。」遂取出兩個元寶，納汝錫袖中道：「權作贄儀，媒物在後。」汝錫見他送銀子，心內歡喜，假意推辭道：「待小弟回去，商議從了，再領未遲。」審文道：「有何商議？擇一吉日行聘過來，屈到舍間飲喜酒就是了。」汝錫聽說到酒字，肝腸俱酥了。半推半就，作別起身，到家竟不說起。

至九月初一日，審文送個甥婿帖來請酒，席卻不設在大廳，竟設在花園裏。審文與汝錫飲到中間，審文叫人托過兩隻盒來，說道：「禮金雖薄，卻是甥婿到京要替岳父料理，數目多在後邊。今聘儀祇有三百兩，一些回儀，俱不要，祇求一個庚帖就是。盒內另具媒儀六十兩，彩緞四端，送與舅公大人其令甥妝奩，一概甥婿備辦。初二日戌時下船，子時合盞，即同往京師。一應珠冠衣飾俱如娶正妻的禮，另送到宅。」看官，你道為何在家園行聘，又一些回儀不要？原來避著娘子，外邊這些人吩咐過，不敢透風的。汝錫見不要他費半個閑錢，喜不自勝，就大膽起來，竟說：「這事不難，待小弟到舍下寫了庚帖，令尊使帶來。」遂開懷暢飲，不覺大醉。審文著兩個家人送到家裏。汝錫收了銀彩進去，封個犒金，對來人道：「今日醉了，庚帖寫不得，索性等小姐帶來罷。」自己竟入房中睡了。

且說卜氏見丈夫拿銀進來，摸不著頭緒。明日詢問根由。汝錫喚若素來，說道：「我與你嫡親舅母，有事商量。」汝錫道：「

沒有銀子焉能得出？況你終身未了。如今我擇得一門好親事，可救出汝父。」遂將庫公子事，誇說一遍。若素道：「這是終身大事，甥女不敢擅允。況父母為我擇婿，費了多少心機，曾選過姓胡的。今顛沛流離，天涯遠隔。從了舅爺，是大不孝了，還祈回絕庫家。」汝錫道：「昔緹縈代父上書，願沒入為婢，成千古佳話。今去做夫人，兼救汝父而不肯，是忤逆了。況姓胡的又未行聘，今庫舉人財禮三百兩，昨已受在這裏，我自著人送上京去。一應衣飾，庫家置辦過來，今晚準要下船，斷不虧你。」若素大哭道：「舅父與母親，是同氣連枝，怎不顧我，竟胡做起來？這斷使不得。」汝錫聽了，竟不睬他，遂走出去。吩咐卜氏，替他收拾。若素哭得亂滾，要尋死路。卜氏百般勸解，祇是不從。

上午，庫家著四個人挑兩擔盤合，並送兩皮箱紅錦衣服、金珠首飾來。卜氏開箱一看，百般誇美。若素見了，一發情急，在柱上要撞死。披頭散發，亂顛號哭。卜氏沒法，尋丈夫時，已往庫家船上吃酒去了。急得衾兒哭道：「小姐且住了哭，我有個主意，今大相公做了主，庫家宦勢通神，轎子已將進門。我們女流是個無腳蟹，必定躲不得。小姐有裁紙刀一把，待我帶在身邊，裝作小姐，到他船裏自刎，他自然絕念了。」卜氏道：「這也不是長策。」若素道：「蒙你美情，還有高見。何必自戕性命？我看你豐姿窈窕，充得過一位夫人，他又不認得我。你不若裝作我順他，同到京中，救出老爺，你就是我重生父母了。」哭拜下去，衾兒扶起。若素又拜卜氏道：「全仗舅母作主。」此時卜氏心腸軟了，說道：「祇怕他看出破綻，又來要你。」衾兒道：「還有妙計。我去時，若見他像個人品，不來盤問也罷了；若鬼頭鬼腦，不像做得事的，後來斷不能救老爺，我將前日晉州下來的一副行頭帶在包裹，乘便扮作男子走出。這裏不問他要人就夠了，還敢來要小姐？祇是我身邊少盤費。小姐也要權避幾時。」若素道：「你在舟中，如何走得？縱使走脫，要往那裏去？」衾兒道：「我想別處亦無可投，不如往鹿邑，替小姐訪問。」

正說到這句，忽見一個丫頭進來道：「京裏有人到來。」若素叫宋媽媽喚他進來，卻是李茂。把北京中事情說了。若素喜道：「你來得正好。」也將自己的事說了一遍。李茂咨嗟不已。若素道：「你速回家探一探妻子，即刻喚一隻船到河下。要離了娶親的大船，同我入京。」李茂去了。若素又對卜氏道：「舅母厚恩，終身難報。三百兩財禮，留與舅母買果子吃。祇取六十兩。將三十兩贈與衾兒，為衣飾之資。餘三十兩，我自取作路費。也改男裝入京，省得在此露出風聲。」卜氏依了，取六十兩交與若素。若素分一半與衾兒，道：「我願你去做夫人，不願你受辛苦。我後來再不漏你機關。」衾兒把銀收下。

少頃，汝錫領轎進門，鼓樂喧天，花炮轟耳。若素與衾兒，抱頭大哭。幸喜酒鬼爛醉，祇問得妻子一聲「事體如何？」卜氏道：「已允了。」酒鬼大喜。兩個伴娘要進房，卜氏道：「且停在此。」伴娘就在外俟候。卜氏進房道：「不必哭了，快些梳裝。」弄了一會，恰好李茂也到，遂替衾兒將男行頭另鎖一隻皮箱內。衾兒要帶裁紙刀，若素不肯與他。兩下拜別。衾兒出來，伴娘扶侍上轎。宋媽媽與卜氏假哭幾聲，送出中門。衾兒放聲大哭，去了。若素即與採綠扮起男裝，將行李搬至舟中，拜別卜氏，從後門走了。

未知衾兒此去，充得過若素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